

# 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

姜磊,陈勇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摘要:**通过回顾朝鲜移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迁移史,分析了从清朝末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朝鲜移民潮,总结了朝鲜移民潮初始期、难民期和移民期的特点,根据建国后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了朝鲜族人口数量及分布变化;中韩建交后伴随着韩国对华投资的增长,越来越多韩国迁移者出现在中国大陆,进而形成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飞地;从迁移时间、居民身份、流入区域、居留比率、迁移动机、迁移类型以及对移入地经济的影响七个方面比较了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的迁移特点。讨论了韩国人“身份”认同对其社会网络的影响及韩国人与朝鲜族的互动特点。

**关键词:**朝鲜移民;韩国迁移者;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1-0077-07

## 一、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

“移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秋官·士师》中,“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其本意是指移饥民于丰收之地。在移民研究中,移民的概念侧重国际移民即移民的流入问题研究。移民通常被定义为,个人或群体跨越象征性或政治性的边界,进入到新的居住区域和政治共同体的永久迁移运动,移民活动强调两个特点:一是跨越边界的国际人口迁移;二是来自于个人和群体的自由意志,没有政府强制。这种以改变定居地点为目的而进行的跨地区、跨国界人口迁移和流动,是对失衡的人类社会进行整合的手段<sup>[1]</sup>。

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主要形成于清末民国初年的朝鲜移民潮,而朝鲜移民向中国境内迁移则始于明末清初,为了逃避本国赋税及天灾,他们翻越长白山或渡过图们江、

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朝鲜及中国关内居民向东北地区移民,而朝鲜的李氏王朝也出于赋税及边界安全考虑禁止居民迁移<sup>[2]37-46</sup>。1860年、1861年、1863年、1866年、1869年、1870年朝鲜北部连续发生水旱灾害,大批灾民涌入鸭绿江和图们江对岸的中国东部边疆地区,由于封禁政策失效及迫于沙俄势力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的压力,1881年,清政府撤销了严禁朝鲜人越界私垦的命令,默认了朝鲜移民的合法性。1899年9月中朝两国签订了《光绪二十五年中韩条约》,承认了1899年前越境朝鲜移民的中国公民地位<sup>[3]</sup>,1909年清政府制定《大清国籍条例》,为朝鲜移民加入中国籍提供了法律依据<sup>[4]</sup>。

大规模的朝鲜移民潮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初始期(1896—1910年)、难民期(1910—1931年)和移民期(1931—1945年)。

在移民初始期,清政府基于“实边”目的接纳朝鲜移民,开垦荒地,同时借助“招民垦荒”达

《周礼》. 国学网. (2009, 9, 5). [http://www.guoxue.com/jinbu/13jing/zhouli/zl\\_005.htm](http://www.guoxue.com/jinbu/13jing/zhouli/zl_005.htm)

吴前进. 当代国际移民概念及其全球化特征. 上海社科院. (2008, 3, 25). <http://www.sass.org.cn/zjzarticle/show.jsp?dinji=481&sortid=1198&id=7248>

JEAN YOUNG LEE. Ethnic Korean Mi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J]. <http://gsti.miiis.edu/CEAS-PUB/200108Lee.pdf>

收稿日期: 2009-11-01

基金项目: 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08JC840002); 2008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08186)

作者简介: 姜磊(1973-),女,辽宁盖县人,讲师,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陈勇(1964-),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教授,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到“筹款”目的。1894年东北地区有 34 000 朝鲜移民,1907年移民数量增至 73 000 人,1909 年为 98 000 人,1910 年移民人数达到 109 500 人。其中约有 64% 的朝鲜移民居住在延边地区,这一时期的朝鲜移民大多数为从事水田种植的贫苦农民<sup>[5]148-52</sup>。

1910 年 8 月“韩日合并”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大批朝鲜难民进入东北各地。1910—1920 年,迁入鸭绿江以北的朝鲜移民有 98 657 人,迁入图们江以北的朝鲜移民有 93 883 人,总计 192 540 人。1920 年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增至 459 400 人。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朝鲜移民已达 607 119 人<sup>[6]</sup>。20 世纪 20 年代末,朝鲜移民已遍布东北各地,这一时期政治因素成为迁移的主要动因,移民主体虽然还是农民,但出现了军人、工人及知识分子<sup>[5]148-52</sup>。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朝鲜和中国东北,推行破产外流和强制移民等政策,大量朝鲜难民从朝鲜半岛,特别是从半岛南部地区直接迁

入东北地区定居。由于“鲜人植满,日人植鲜”的政治策略,日本政府于 1932 年制定《满洲移民策要纲——鲜人部分》,计划在 20 年间每年向东北迁入朝鲜移民 5 000 户,达到在东北扶植 10 万户朝鲜人自耕农的目标。据统计,1932 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口增至 67 万,1934 年增至 72 万,1935 年已超过 80 万<sup>[5]148-52</sup>。1936 年 2 月 26 日,日本爆发了“二·二六”事件,原外相广田弘毅上台,制定了七大国策,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成为七大国策之一<sup>[7]</sup>。1945 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移民达到顶峰约为 170 万(一说为 2 163 515)。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朝鲜移民出现了返乡潮,1952 年前共有 60 万朝鲜移民返回朝鲜半岛。多数朝鲜移民决定留在中国,并获得中国公民的身份。1953 年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 111 万,约占人口总数的 0.19%,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3.1%,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及辽宁等东北地区。

表 1 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1953—2000年) 单位:千人

普查年份	全国	吉林省	黑龙江省	辽宁省	其他地区
1953	1 111	756	232	116	8
1964	1 349	867	308	147	27
1982	1 765	1 104	432	198	32
1990	1 921	1 182	452	230	56
2000	1 924	1 146	388	241	149

数据来源:1953、1964、1982、1990、2000 年人口普查

2000 年人口普查,朝鲜族总人口为 1 923 842,分布在全国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吉林省为 1 145 688,黑龙江省为 388 458,辽宁省为 241 052,朝鲜族人口超过 10 000 以上的地区还有内蒙古、山东、广东、河北、天津和北京。从其人口分布特征上看,与 1990 年相比,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总数有所下降,吉林与黑龙江省出现负增长,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城市朝鲜族人口有显著增长。

目前全世界约有 563 万朝鲜人居住朝鲜半岛以外的世界各地(1999 年),其中 93% 的人口生活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生活居

住在中国的朝鲜族人约占总数的 36.2%。

## 二、韩国对华投资及韩国迁移者现象的出现

韩国对华投资始于 1988 年,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投资速度增长显著。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自 2002 年起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韩国企业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国,2006 年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项目达 2 300 项,占其对外投资总项目的 44%,实际投资额达到 33.1 亿美元,占韩国对外

SIJOONG KM.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Role of Ethnic Koreans in China[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ww. piie. com / publications / chapters\_preview / 365 / 6iie3586. pdf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 http: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ndsj / renkoupu cha / 2000pu cha / pu cha. htm

投资额的 31%<sup>[8]</sup>。截至 2008 年第一季度末,韩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项目数为 64 804 个,累计投资金额为 234 亿美元,约占同期韩国海外投资总额的 1/4。

表 2 韩国对中国投资地区分布状况<sup>[9]</sup> 单位:千美元

地 区	申报投资项目	申报投资额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额
山东省	5 659	6 358 437	5 116	3 880 723
江苏省	1 216	4 478 747	1 114	2 695 694
北京市	1 134	2 169 182	1 024	1 641 499
天津市	1 399	2 020 376	1 260	1 399 467
辽宁省	2 434	1 944 570	2 013	1 138 465
上海市	852	1 341 734	806	944 396
浙江省	510	923 458	471	616 056
广东省	480	826 479	424	533 331
吉林省	1 063	521 748	827	283 580
黑龙江省	433	367 783	340	207 910
河北省	345	339 953	300	202 481
湖南省	27	257 489	28	232 329
福建省	114	121 284	97	78 567
安徽省	51	98 539	42	54 533
四川省	61	88 112	56	63 184
海南省	26	70 183	24	38 284
湖北省	41	68 007	32	45 635
河南省	48	42 270	37	34 414
山西省	23	26 317	18	7 561
江西省	28	18 952	21	16 416
陕西省	19	14 981	17	10 110
云南省	21	8 358	20	5 090
贵州省	7	7 506	5	6 194
甘肃省	9	4 197	8	2 891
青海省	2	521	2	181
中 国	16 065	22 520 479	14 152	14 276 982

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2006年3月末)。

韩国对中国投资呈现出区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 11 个省市,尤其是环渤海湾地区的青岛、威海、烟台及北京、天津等市,韩国对东北地区投资项目较多,但投资额度相对较低,大型企业多集中在中心城市。从实际投资额看,韩国对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投资所占比重较高达到 18%,具有地缘优势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山东省占 27%,高于具有移民传统的东北地区的 11%(其中辽宁省约占 8%,吉林省约占 2%,黑龙江省约占 1%)。排除经济发展与地缘关系相关性,移民传统及朝鲜族聚居状况并不是韩国企业投资的首选因素。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投资等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通过商务活动、学习交流、旅游等方式来到中国,1995 年到中国旅游的韩国人达 52.95 万,1997 年增至 78.11 万,1998 年受金融风暴影响,旅游人数减至 63.28 万,1999 年达到

99.20 万,2000 年达到 134.47 万,2001 年为 167.88 万,2002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韩国人海外旅游的第一大国,韩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来中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实际达到 212.43 万<sup>[10]</sup>。

在韩国资金投入的主要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韩国人聚居状况,形成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飞地,这些韩国社区中通常有教会(堂)、商会、幼儿园、超市以及各类生活娱乐场所。其中最著名的韩国社区包括北京望京和沈阳西塔等。韩国社区主要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聚居区中的韩国人与中国人处于杂居状态,并不是地理空间上的完全封闭,但是从互动上看,韩国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及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据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估计,2001 年在华长期居留的韩国人为 13 万(具体分布见下表),2006 年约为 30 万~40 万,2007 年增至 70 万。随着 2008 年经

济危机的到来,这一人数迅速下降到 43.3 万, 2009 年韩国在华居留人数有所上升。

表 3 韩国居民(迁移者)在中国的分布状况

地 区	拥有居留证的韩国人	百分比	长期居留者(估计值)	百分比
北 京	7 995	22.7	30 000	23.1
山 东	6 497	18.5	30 000	23.1
天 津	4 850	13.8	20 000	15.4
辽 宁	3 637	10.3	11 200	8.6
吉 林	2 893	8.2	6 600	5.1
上 海	2 676	7.6	7 500	5.8
江 苏	2 232	6.3	4 000	3.1
黑龙江	1 034	2.9	1 600	1.2
浙 江	696	2.0	2 000	1.5
广 东	568	1.6	5 700	4.4
福 建	315	0.9	500	0.4
山 西	302	0.9	—	—
四 川	289	0.8	—	—
湖 南	223	0.6	—	—
其他地区	969	2.8	11 000	8.5
合 计	35 176	100	130 100	100

资料来源:韩国驻华大使馆(2002年)。

从韩国人分布区域上看,他们的移入地与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区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韩国人聚居的城市同时也是韩国资金及企业的主要聚集地。随着韩国企业的增多以及韩国人聚居状况的出现,这些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朝鲜族人口向该地区流入,他们利用自身语言及文化优势,从事翻译、家政、导游以及在韩国公司或企业中工作。这种快速的机械人口流动,部分地改变了朝鲜族原有的分布状况。以北京、天津和上海为例,1990年北京有朝鲜族人口 7 689,天津为 1 788,上海 734,而 2000 年人口普查时北京市朝鲜族人口达到 20 369,增长 1.6 倍,天津市增至 11 041,增长 5.2 倍,上海市朝鲜族人口达到 5 120,增长了 6 倍。

从移民定义看,在中国大陆长期居留的韩国人具有越境迁移的特点,他们可能因婚姻等因素成为潜在的移民。但是多数韩国人不是以永久改变居住地为迁移目的,即没有获取中国公民身份的意愿。因此,这些韩国居留者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移民。

从身份认定上看,这些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的韩国人,通常不会放弃其已有的韩国国籍,即他们仍是韩国公民。其居留时间,一方面受客观

因素的影响,如签证的时效,中韩两国间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另一方面,其自身迁移意愿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大。本文使用韩国迁移者一词,将其与朝鲜移民相区别。韩国迁移者是中韩建交后,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的韩国人,他们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在华有长期居留意愿,居留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韩国公民<sup>[11]</sup>。

### 三、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

中韩建交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韩国迁移者与传统意义上的朝鲜移民在迁移动机、迁移目的以及流入区域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迁移时间。朝鲜移民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而移民潮则出现在清朝末年,整个移民潮大约持续了 50 年的时间,从整个移民过程上看,朝鲜移民超过一百万大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韩国迁移者现象出现在 1992 年中韩建交后,目前这种迁移仍在持续,预计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韩国迁移者人数增长迅速,但具有

채외동포현황, <http://www.mofat.go.kr/consul/overseascitizen/compatriotcondition/index6.jsp?TabMenu=TabMenu6>

朝鲜族人口流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既同韩国企业投资及韩国人社区的形成有关,同时这种机械性人口增长也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一定的不稳定性。

第二,居民身份。清政府对早期朝鲜移民的身份认定是,如果想获得土地所有权,朝鲜移民必须“剃发易服,归化入籍”,放弃“韩人”身份<sup>[12]</sup>,从 1890 年开始,入籍(编籍)政策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但归化入籍的朝鲜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 12%。日韩合并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朝鲜移民进行侵略扩张,因而清政府采取了限制入籍的政策。建国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移民获得公民身份成为少数民族。韩国迁移者的身份依然是韩国公民,其国籍身份对他们在境内的权利与义务有所限定。

第三,流入区域。朝鲜移民主要移入地为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因此他们的主要流向是农村地区,并在移入地形成朝鲜族聚居村落。韩国迁移者工作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的移入地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沈阳、威海、烟台、广州等东部经济发达城市是韩国人的主要流入地,丹东、西安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韩国人聚居。

第四,居留比率。朝鲜移民的居留率较高,1917 年移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为 337 461 人,归国人数为 6 169 人,定居率为 98.1%;1918 年为 361 772 人,归国人数 5 936 人,定居率达到 98.3%;1921 年为 313 826 人,归国人数 10 285 人,定居率为 96.7%;1923 年为 45 570 人,归国人数 7 630 人,居留率有所下降,为 83.2%,1924 年移民人数 48 018 人,归国 7 765 人,定居率为 83.8%<sup>[13]</sup>。朝鲜移民居留比率甚至高于中国关内移民,由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朝鲜移民对移入地产生较强的归属感。朝鲜移民具有成为合法永久性居民的意愿,而韩国迁移者则较少以永久居留为目的,居留比率较低,具有较高流动性。多数迁移者会频繁往返于中韩两国之间,这一点与早期朝鲜移民有显著性差异。朝鲜移民多以家户为迁移单位,而韩国迁移者家户迁移比例则较低。

#### 第五,迁移动机。

政治因素:清政府对早期朝鲜移民实施驱逐政策,后出于政治目的,满足其统治需要,实行“恩威兼施”政策<sup>[12]</sup>。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朝鲜移民多数是以难民身份来到中国。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占领东北,政治因素成为迁移主因。韩国迁移者出现在中韩建交以后,政治因素是韩国迁移者出现的动因,但从个体因素来看却不是其迁移的主导性因素。此外,中国的政策变化也会对迁移动机产生影响,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环保标准的要求等,尤其是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劳动力成本提高,出现部分韩国迁移者撤资回流现象<sup>[14]</sup>。

经济因素:早期朝鲜移民移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逃避本国赋税及躲避自然灾害,经济因素中的推拉因素促使朝鲜人向土地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迁移,经济因素中的推力有,朝鲜国内生活水准低、人口增长、缺乏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中的拉力有,中国东北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获得土地的机遇、充足的经济机会等。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本殖民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上失业贫民日益增多,他们受日本所谓“满洲乐园”的欺骗性诱惑和宣传,作为开拓民争先恐后迁居到中国东北<sup>[15]</sup>。

从韩国迁移者个体动机看,地缘关系、朝鲜族聚居状况、中国与北朝鲜政治经济往来、前期迁移者对移入地生活及工作的满意度、中韩两国间的经济发展状况、迁移过程所需的成本、移入地所能获得的经济机遇及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影响迁移者的动机。在上述因素中,迁移者受经济因素影响最大,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通过迁移成本进而影响其迁移动机。吸引韩国迁移者到中国工作生活的因素是中国较低的物价水平及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而这种迁移优势是通过移入国与移出国的经济状况比较而显现。国际金融动荡会影响韩国迁移者的居留时间与居留比例(如 1998 年的金融风暴以及 2008 年的金融危机)<sup>[11]</sup>。

其他因素:朝鲜移民迁移动机主要是基于经济与政治因素,自然灾害加速了朝鲜移民的迁移<sup>[16]</sup>。对于韩国迁移者文化因素起到了促进迁移的作用。中韩两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教育费用低、韩国留学生入学门槛低等因素吸引大量韩国留学生选择到中国来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部分留学生凭借在中国获取的文凭及语言优势,增加他们回国后的就业机会。部分留学人员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于居住在丹东地区的韩国

迁移者还会因情感因素而选择定居在该地,丹东市与北朝鲜新义州隔江相望,一些故乡在北朝鲜的韩国老人会对丹东产生故乡的感觉,这种情感性因素在其他地区的移民研究中很少出现<sup>[11]</sup>。

第六,迁移类型。早期朝鲜移民是一种劳动密集型迁移,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本相对较少,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移民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sup>[17-18]</sup>。韩国迁移者属于资本投入型迁移,移入国与移出国的汇率变化会导致人口迁移的走向,这种迁移类型不同于低工资水平向高工资水平国家流动。韩国迁移者的流向不是集中在具有地缘优势及移民传统的东北三省,他们通常会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如果说早期朝鲜移民是为求生存而进行迁移,那么近期出现的韩国迁移者则是为发展,移入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机遇和发展空间。

第七,对移入国经济的影响。早期朝鲜移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生产,他们在开发水田过程中,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并在水稻品种的引进和试种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朝鲜移民进入东北后,不仅把朝鲜式的水稻种植技术带入东北,还根据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土质情况,对原有的种稻技术进行改良,创造了适应东北各地自然条件的寒地种稻技术<sup>[2]37-46</sup>,为我国农业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韩国迁移者主要投资兴建中小企业,尤其是资金投入较少的第三产业。虽然投资数量较多,但投资规模较小<sup>[9]</sup>,他们聚居后形成的“族群飞地”,刺激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该地区及周边消费水平及房价的上涨,一方面促进了移入地的经济繁荣,但另一方面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经济压力。

## 四、结 语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在强调社会资本嵌入性特征的同时,也看到社会资本衰落的一面<sup>[19]</sup>。韩国迁移者的互动网络相对封闭,他们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同时,缺少与外群体间的互动,与移入地居民很难形成普遍信任关

系。族群内部的强关系为他们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和帮助的同时,也限制了社会资本的拓展,他们将自身囿于“牢笼般生活”的内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韩国迁移者在移入地的“身份自豪感”。他们将“韩国人身份”置于一个过高的社会地位,当这种“高地位”身份不被移入地居民认可而产生“身份落差”时,便会影响他们之间互动的积极性。韩国文化强调个体交往中的“位置与位置感”,在互动中要“保持阶位”,这种文化也阻碍了韩国迁移者与移入地居民的交往,这也是韩国女性极少会嫁给中国男性的原因。虽然韩国社区吸引东北农村地区的朝鲜族向该地迁移,为他们提供经济机遇,但这两类“Koreans”之间的关系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多数韩国迁移者将朝鲜族作为外群体,他们只对韩国人表现出较高族群认同感,与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朝鲜族虽然互动频繁,但彼此间的认同感却相对较低<sup>[11]</sup>。从长时间看,这些在韩国社区工作和生活的朝鲜族是否能保持身份认同也将是一个问题。上述现象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

## 参考文献:

- [1] 张超林. 试析《商君书》的移民思想[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3): 67-69.
- [2] 衣保中. 朝鲜移民与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技术[J]. 中国农史, 2002, (1).
- [3] 孙岩, 王苗. 清末民初朝鲜移民东北的影响[J]. 理论界, 2008, (4): 130-132.
- [4] 赵兴元. 清政府对图们江北的朝鲜移民的管理[J]. 东北史地, 2009, (3): 41-46.
- [5] 赵英兰. 东北朝鲜移民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1840—1945年)[J]. 东北亚论坛, 2004, (5).
- [6] 王胜今. 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研究[J]. 东北亚论坛, 2002, (3): 3-7.
- [7] 史向辉. 评论陷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政策[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54-57.
- [8] 张纪凤, 黄萍. 韩国对华投资的不平衡及原因分析[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8, (2): 45-46.
- [9] 刘信一. 韩国对华投资现状分析[J]. 思想战线, 2007, (1): 137-140.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统计年鉴[K].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696.
- [11] 姜磊. 国际迁移中的经济动机与社会资本[J]. 中外

- 企业家, 2009, (14).
- [12] 姜龙范. 清政府对朝鲜移民的政策——以怀柔与同化政策为中心 [J].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2): 63 - 67.
- [13] 张丽梅. 民国时期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朝鲜移民活动比较研究 (1911—1931) [J]. 历史教学, 2009, (8): 53 - 74.
- [14] 张京红, 王生辉. 从“非法撤离”看韩国对华投资 [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8, (9): 56 - 59.
- [15] 孙春日. 中国朝鲜族移民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6] 孙岩, 王苗. 清末民初朝鲜移民我国东北的原因探析 [J]. 前沿, 2008, (9): 70 - 73.
- [17] LARRY A. 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5): 80 - 93.
- [18] MICHAEL P. 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1): 138 - 148.
- [19]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0, (1): 1 - 12.

##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gration Features between North Korean and South Korean

JIANGLi, CHEN 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Korean migration to the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late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s: embryonic, refugee and mi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op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oreans in China from 1953 to 2000. After China and South Kore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its investment in China increasing, more and more Koreans migrate to China, thus forming Korean town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the migration features between South Korean and North Korean as follows: Migration time,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migration region, residence ratio, migration motives, migration type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n the regions of immigr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oreans identity" influence on their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uth Korean and North Korean.

**Key words:** North Korean migration; South Korean migration; migration features

[责任编辑 王 春]